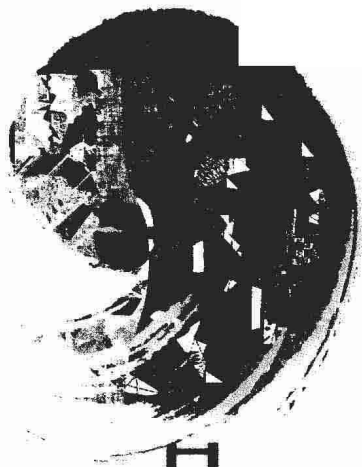


日本设计

洁尘 著

DESIGN

四川大学出版社



日本耳 语

洁尘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麦 图
企划宣传:鄢振曦
责任校对:陈 渔
封面设计:钟 伟
版式设计:稻草人
封面绘画:(日)村越昭彦
插图:(日)小镜孔胜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耳语/洁尘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8
ISBN 7-5614-2878-2
I.日... II.洁...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0748 号

书 名 日本耳语

作 者 洁 尘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610065)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发 行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5.5 插 页 14
字 数 80 千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

电话:(028)83191287



为洁尘序

易 丹

一年多以前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心中的目标读者之一,就是洁尘,因为她关于这篇小说以及同名电影的文章,我都是读过的。后来文章出炉,忙不迭地送了一本给洁尘,并说明她就是我想写的解构对象。洁尘拿了书过去。几天后,有了回音,骂曰,易丹你也太残酷了,居然这样子来解读《情人》,不给人家一点儿酸甜的空间!

原来我那文章,是用阶级、资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等等与爱情无关的指标来解剖《情人》的,解剖的结论当然是:《情人》是白种女子和黄种男人在资本废墟上的一曲肉体买卖的哀歌。

洁尘在那头谴责,我在这头坏笑,心中有种恶作剧成功后的快乐。

现在洁尘又要出集子了,嘱我写序,心中顿时有些惶然。洁尘的作品我读过不少,《华丽转身》《酒红冰蓝》《暗地妖娆》,等等,都

是些极好的文字。我也是一个电影迷，所以她的影评我都读得十分仔细。虽然，她对一些电影的点评我并不一定赞同，却非常欣赏她清丽优雅而又时刻透出锋利的句子，以及由这些句子串联起来的奇妙感受。

日本文化我并不熟悉，除了大学本科“外国文学”课遗留下来的那么一丁点知识痕迹，就是几本读过的小说，几部看过的电影，和诸如《菊与刀》之类的学术著作。其中印象最深的，当属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在我看来，《金阁寺》几乎是鲜血淋漓地展现了日本式审美的内核。在我的心目中，日本人对极致之美的看法，大致都是和死亡连在一起的。或者换个说法，毁灭是达到极致之美的唯一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在阅尽人间春色后，会有对死亡的期待；也是为什么《金阁寺》的结尾，三岛会用“树丛间飞舞着无数的火星，金阁寺上空就像撒满了金沙”这样辉煌的场景和句子来描写那个著名庙宇的消亡；更是为什么《失乐园》中的祥一郎和凛子，会在大雪飞舞的山上，用死亡来结束自己最后一场性爱——当两个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时，还有什么能够比同时发生的死亡更有资格为这场性爱做一个完美的结语？以此联想开去，武士道传统，日本人对自杀的态度，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神风”敢死队……就都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洁尘有一篇文字叫《岛国的爱情方式》，写得非常精彩。我只是想借用她的标题，扩展一下，把这叫做“岛国的审美方式”甚至“岛国的人生方式”，我想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了。

尽管洁尘对日本文字和影像的把玩和赞叹十分令人信服，我



却无法像她那样去欣赏这种奇怪的审美境界。也许不是因为其他，只是我个人有一种对日本民族性的厌恶。这厌恶不是教科书和意识形态教给我的，而是在我自己对历史文本的阅读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一种潜意识。我知道这也许有损于我对日本文学艺术的理解，但我没办法。

话说回来，洁尘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我大都爱读，这些文章，延续了她一贯的风格。比如在《爱情其实并无别事》中，洁尘写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我认为是极得清少纳言文字精髓的。文章末了的几句：“爱情这东西，老了来看，是不是就是那四个字：‘并无别事’。只是，月光不再明亮，红纸早已残褪”，几乎是完美的总结。朋友圈子中，有人曾经戏言洁尘属“美女作家”。我虽不赞成这样的分类法，但这归类起码说明了洁尘的某种特征，比如相貌，比如才华，比如年龄。当然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年龄。以洁尘的“美女”年龄，来对《枕草子》做这样的刻满皱纹的深邃总结，实在让人惊奇。那种只可能站在她自己的遥远未来发出的感叹，居然以这样一种波澜不兴却又回肠荡气的方式发放出来，让人看到了想像的弹性，人性的张力。其实优秀的作家，并不是她/他比别人多了什么生活的体验或思想的深度，而是比别人多了这弹性与张力，是她/他能够把生命的橡皮筋绷得那样宽，那样长，达到那样的程度。若在别人，这橡皮筋早就会砰然断裂了的。而让人赏心悦目的作家（不一定非得是美女），则能够用恰如其分的语言，把这弹性与张力不断翻弄把玩，直到读者在语言的诱惑中，不知不觉地也开始用这弹性与张力衡量起自己来。在这两个前提下，不论她/他写的



是什么人物故事，不管她/他议论的是日本的浮世绘，还是凡·高的油画，是基斯洛夫斯基的《红·白·蓝》三部曲，还是好莱坞的烂片，就都无所谓了。我所读过洁尘的文章，以及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不算太多的文字，都或多或少地具备了这两种前提。洁尘的文章受人欢迎的原因，大概也就不用再多说了。

现在我可以坦白。我之所以在做那篇解构《情人》的文章时，把洁尘当作了目标读者，之所以在她表示了愤慨之后有一种恶作剧的快乐，是因为当我自己在写作时，要么橡皮筋已经无法拉伸，要么无法用精妙的语言来叙述或渲染这样的拉伸，要么两者都已经缺失。我是一个洁尘文字的嫉妒者。上天有眼，嫉妒者还拥有一点点宣泄嫉妒的权力。洁尘要是读了我的那篇文章不骂我，我才真的失落得很。

胡言乱语，是为序。

成都竹林村

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目录

- 001 三岛由纪夫的女人们 020 爱情其实并无别事
023 伊豆的舞女名叫薰子 026 谁能跟着大鼓声走
029 看村上春树说话 033 约会 037 剪破清空
040 灵感的汁液往何处倾注? 043 长夏草木深
046 丝绸和棉的语言 060 杯中的茶,我的文字
063 独自开放 066 碧
- 069 却原来 062 找死的爱 066 情结 070 性与底层
074 美得不寒而栗 078 用针挑土将你埋葬
082 对生与死的双重轻蔑 087 菊花之约
- 091 笑,笑人生致命的错误 095 选择 100 黑色故事和白色故事
104 美与幻灭并肩而行 108 檀香似的北野武 111 寻找小津
114 茶绿色的中山美惠 117 雨月物语 120 写乐的感官世界
123 在转角处告别 128 岛国的爱情方式
- 133 水引 136 一生的水 140 芭蕉 145 喜多郎与空虚
148 插花 151 漆器的诱惑 154 江南 157 浮世绘



（三岛由纪夫的女人们

◆ 绯色之兽

《绯色之兽》是一部著名的小说，出版时改成《爱的饥渴》。对，就是三岛由纪夫的《爱的饥渴》。我更喜欢“绯色之兽”，因为隐晦；而“爱的饥渴”太直白。

但直白无疑是正确的，它往往就是抵达真相的通道。对于这部小说中那个叫做悦子的女人来说，爱这个词和她联系在一起，饥渴更是与她共生共存；这两者加在一起，胶合成以爱为名义的肉体和心灵的双重饥渴，终于合力毁掉了她。不，她没有死，她活着，毁掉的是她爱人们的肉体和她自己的灵魂。

悦子爱过两个男人，这两个男人都死在她的手上。爱

比死更冷,这句话对于悦子来说非常准确。她被爱冻僵,如果不把这种爱转化成一种死亡的话,她自己就得死。于是,她先是拿掉了丈夫良辅鼻子上的呼吸器,让他在饱受伤寒病菌折磨之后痛苦地死于窒息。在这之前,医生说良辅“说不定得救了”,就是这句话让悦子下了决心,她想,“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假使丈夫活过来,丈夫同我之间想像的幸福的不可靠性,与目前丈夫的生命的不可靠性几乎是同样性质的。要是获得那种靠不住的幸福,我宁可获得片刻短暂的幸福。这时,我觉得比起盼望丈夫那靠不住的生来,倒不如看到他确实的死更容易些。”

她第二次杀人是拿锄头杀死男佣人三郎。公公弥吉问,“你为什么非把这家伙杀死不可呢?”“因为他折磨我。”“可是,他没有罪。”“没有罪?哪有这等事?这种下场,是他折磨我的必然的报应。谁都不许折磨我。谁都不能折磨我。”……

她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从面上看,高雅、美丽、从容、沉着;但她的内心一直都是一堆熊熊燃烧的忌妒的毒焰。她觉得这叫做爱。而她爱的对象不能让她独占,良辅的情人和三郎的未婚妻阻碍了她的独占,她得与其他女人共



同拥有爱人。这不是悦子能够承受的,但她无法按一般意义所说的那样放弃,她的放弃就是毁掉爱人的肉体。第一次放弃之后,孀居的她来到公公在乡下的住所,在一段时间里,一方面和公公弥吉私通(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悦子在世俗层面上实惠和顺从的特点,毕竟她是一个依靠公公生活的寡妇),另一方面悠然享受宁静的乡居生活。可惜的是,她再一次爱了,这回的对象是佣人三郎。爱上三郎令悦子非常羞愧,这样一个愚钝的乡下男人,只用一身浅黑的肌肉、雪白的牙齿、寡言的性格以及羞涩的微笑,就捕获了她的心。三郎对悦子的爱意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他只知道,像女佣人美代那种浑身汗臭、只会痴痴憨笑的女人才是属于他的。他睡了美代,并让她怀孕,然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娶她为妻的命运。三郎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哪里会知道二少奶奶悦子已经快疯掉了。如果他知道,他断不会接受悦子深夜约会的邀请,并招致灭顶之灾。

绯色之兽。心中有一只兽潜伏在那里,一直醒着,一直隐身,一直饥渴,一直磨着利爪,一直有着嗜血的巨大的愿望。当悦子不去倾听这头兽的呼吸声时,它会暂时退



场,这个时候的悦子如她的外表一样轻柔可人,而且似乎真的在恋爱——三郎请假三天去参加祭祀,悦子想,“三郎不在仅仅三天,不管怎样,对我来说,他的不在所带来的感情,才是真正的新的感情。犹如园艺师把精心栽培的大桃子放在掌心上掂量时的愉悦一样,我也把他的不在放在掌心上掂量,以此为乐。”而在小说开头处,悦子在大阪的百货公司为三郎买两双袜子,并无缘无故脸上发烧的情节,甚至会让读者以为这是个伤感故事。

当然不,三岛由纪夫不屑于伤感这类在他看来贫弱的情感。绯色是轻柔的,但这只是序幕,渐渐的,猩红的血色一点点渗出来,然后,像闪电的惨白一样,兽张大了嘴,露出了雪白的牙。这牙长在施暴者的体内,却在受害者的嘴里现出来——三郎的尸体,“埋在草丛中的侧脸仿佛在笑。因为那由于痛苦而扭曲了的嘴里,可以窥见他那排尖利而洁白的牙齿……”

记得读完《爱的饥渴》正是深夜。我在盛夏的夜里觉得非常寒冷。悦子杀完人后睡得很香很沉,也就是说,第二次放弃让她又一次获得了安宁。“睡眠突然像恩宠似地袭击了就寝的悦子……这是长期的疲劳,无边无际的疲劳,比



刚才悦子所犯的罪更摸不着边际的莫大的疲劳……”

三岛由纪夫总是这样给读者带来人性中最令人惊诧的那一面。这一面经常是美且残酷的,这种美仅在文学中成立,这种残酷却与现实结结实实地掌心对掌心;这一面,也是非常黑暗的,那种黑,是无法描述的,不是色彩上的黑,而是天体中黑洞的那种黑。在这种黑里面,所有关于人性的理解力和包容心都被吞噬掉了,我们像目睹杀人现场的弥吉那样,“难以成眠,在颤抖着”。但奇怪的是,事实上,在颤抖中,我们已经理解了,甚至也包容了。

◆ 大型的壮丽的拒绝

《春雪》中绫仓伯爵家的聪子小姐究竟美成什么样子呢?我们读者是不知道的。所有关于她美貌的描述,都是从别人眼里看出去的感觉似的东西,这些感觉像光斑一样跳跃在聪子的脸上,也许能让人看见光斑中忽现的毫毛,但五官却在过于炫目中看不分明。

关于聪子,我们只知道,在她的情人、松枝侯爵家的少爷清显眼里,她是紫色的。在那场“赏雪”的情节中,清显等着聪子出来,“过了片刻,用紫色外衣的袖子捂着胸

口的聪子,在收拢了伞的蓼科的陪同下,低头穿过便门走了过来。清显觉得她的姿影,好像将一枝大紫荷花从小茶室里拽到雪中那样,华美无比,几乎令人感到窒息”。在两人复合之后第一次幽会时,聪子“穿着一身深浅有致的紫色夏装和服,像奢侈的猎获物,而且是因为她身上充满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美,这种美是禁忌,绝对不可能,绝对拒绝的”。这两个紫色的感觉,前者是植物性的——荷花,后者是动物性的——猎物;前者是纯粹审美层面的,后者在审美之中加入强烈的官能性的感觉。这两个紫色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别,是在于身份的不同。前一个紫色的聪子,是清显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恋人,是比他大两岁的“姐姐”,是待字闺中的贵族少女,这个时期两人之间的关系羞涩、舒展,甜蜜、清新;后一个紫色的聪子,身份已是即将嫁入宫廷的王妃,两人之间已经从恋爱转入偷情,有着紧张、刺激、痛苦以及这一切所形成的张力带来的巨大的欢愉。

清显的成长显然是在失去聪子之后才发生的。他们之间因为误会产生冲突之后的关系一直处在拒绝这个状态之中。首先是清显的决然,他始终不给聪子任何解释的



机会，不见面，不接她的电话，把没有拆封口的信扔进火盆里。在这个过程中，清显对自己非常满意，“日复一日，聪子的存在距他越来越遥远，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达到遥远而不可及的世界。想到这里，他就涌上一股妙不可言的快感。宛如目送着给饿鬼布施的灯笼投影在水中，乘夜潮远远漂去，心中暗暗祈盼它尽可能远走，越远走就越发确实证明自己的力量”。这个时候的清显，是一种少年的负气，是一种虚弱的强横，我们很多人都能在自己的青春期里找到这种东西。它是成长的一部分，自我强加的死命抵抗的东西，但对于成长来说，它是绕不过去的，而且非常有效果。

相比之下，聪子的成长比清显来得自然且更加睿智，她听命于本能，但同时有着清晰的理智。她毫不困难地重新接纳回头的清显，在待嫁王妃的身份之下和一种高度危险隐秘的氛围中享受情感和肉体的双重欢愉。但她太明白，就像她对清显说，“我们正在走的路，并不是路而是码头，总会走到尽头，前面展现大海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啊”。

聪子引导着清显品尝人生被阻断的绝望以及由此带

来的快感。这又是三岛由纪夫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三岛由纪夫喜欢将其笔下的人物置于人生绝境,然后,用官能的美来吟唱挽歌。在这种情景之中,两个年轻人相互刺激、鼓励着从人生的最高点往下走,这段下坡路他们走得非常幸福。他们全然明白他们被幸福拒绝了。关于这种幸福,这种拒绝,三岛在这部小说里有两句话非常妙:“我们太相爱了,早就打幸福的身边走过去了。”“这是一种大型的、典礼式的、可以等同于我们所在世界那样巨大而壮丽的拒绝。”这两句话,在我看来是《春雪》的要义。

❖ 精致的沉默,凌驾于一切之上

《假面自白》是三岛由纪夫的成名作,他由此正式登上文坛。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他二十五岁,唇红齿白,面若桃花,清秀得相当动人。他那时还没有后来练就的一身肌肉,但早就开始游移在同性和异性中间,找不到落脚处。于是,他在这部自传体的小说里,对自己进行了大量的解剖以及自我劝慰,使得这部小说过于唠叨和散乱。但还是一举成名了,因为实在够真诚和大胆,而且,非常优美。



园子是《假面自白》中异性之恋那一端的被精神化的人物，“我”是爱她的，这种爱被理智以及审美规范在应该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内所呈现出的正常的秩序和合乎情理的美感，都让“我”相当受用。她好看、清纯、羞涩，但又炽热痴情，爱上这样的一个女子并与之结合，这是“我”应该的选择。可是，“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比方说有一条线，“我”处在中间那个点上；左边是“我”爱慕的同性，右边是“我”爱慕的异性。左边的顶端是“我”的初恋，一个叫近江的男同学，“力量、充溢的血的印象、无知、粗野的手势、粗笨的语言”，他过早发育成熟的躯体非常强壮，浓密的腋毛让“我”血脉贲张……在右边的那一端，除了处于顶端的园子，依序下来还有堂姐橙子、在公共汽车上见到的瘦弱贫血的女孩、同学额田的姐姐，还有因为丈夫战死而变得开朗起来的堂姐千枝子，她给过“我”一个油腻腻的深吻。再有就是一个妓女，“我”颓然发现，面对男人体非常兴奋的自己，却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对一个女人发挥作用。

“我”拒绝了园子家人的求婚。“翌日一整天，我沉湎于安逸中，因为我已经摆脱了必须承担爱她的义务。我高

